



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公元629年前后，唐太宗李世民意气风发，开疆拓土，派兵部尚书李靖率军进攻某外部势力，疆土收复后，李世民下旨扩增人口，恢复生产和贸易，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塞外的汉人和少数民族纷纷前来归附，长安城商贾云集，盛世大唐一片祥和繁荣。

西北方向的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由长安延伸，通往盛世朝代的四面八方。这条交通要道穿过古城村野，一路东去至陕西潼关古城，与黄河相傍，河水裹挟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黄河流域特有的人文特色逐渐形成。黄河奔流，过河南，进入齐鲁大地。经过千年的堆积，唐末的黄河下游河口段逐渐淤高。公元893年前后，河口段发生近百里的改道；五代时期，决口频率增加，平均不到三年就有一次泛决；十一世纪初，在今山东商河、惠民、滨州市县境内，河道又“高民屋殆逾丈”；此后决口地点又上移至澶州（今河南濮阳）、滑州（今滑县东旧城）一带，总的趋势是河道逐渐向北摆动；五代末年，北宋前期决出的赤河、横陇河都在唐代大河之北。

依黄河傍行的官道经过齐郡，有一条干道由黄河通向长白山脉，路旁有一间经营多年的客栈，主人是一个姓韩的老汉。由于这是官家传送文书官牒的必经之路，来往客商络绎不绝，逐渐形成民居规模。韩老汉为人憨厚老实，店里生意甚好。一天傍晚，韩老汉送走最后一拨客人，刚坐下拿起茶壶准备喝碗茶水歇息一下，随着一声门响，进来了主仆二人，他连忙起身相迎并热情招待。第二天早，两位客人离店时，问韩老汉姓韩，气宇轩昂的那位主子从灶火中捡起一块木炭，在店铺墙上写下两个大字：韩店。二人走后，韩老汉才知道，来客竟是李世民。消息传开，人们纷至沓来。虽这只是个传说，却给这个地方渲染了一种被帝王认可的大家之风。

要说起韩店的人文根脉，必然要想到伏生。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年迈的伏生时而伏案翻看竹简，时而拨一下灯芯陷入沉思，幼时学《尚书》的画面在他眼前浮现，全家为保护《尚书》而流离失所的情境更是历历在目，禁不住老泪纵横。“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伏生是我国辉煌古今、传承民族文化的大家，历史称其为“尚书再造”，尊称他为“伏圣人”。

伏生，原名伏胜，韩店镇苏家村人，曾任秦博士。今天，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伏生故事进行再塑造、再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于是，中国伏生诗会便在伏生故里诞生了。诗会已成功举办六届，历届诗会主题“谷雨”“家园”“稼穡”等词根均出自《尚书》，参赛者也由原来的本省诗人扩展到世界各地，伏生精神之影响已从韩店走向世界，中国伏生诗会也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诗歌盛事。今年4月29日，大型历史纪录片《伏生》的开播带我们再次重温了伏生一生学《尚书》、护《尚书》、传《尚书》的坎坷经历。两千多年过去了，伏生和《尚书》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沉寂，伏生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的坚定和为精神事业甘愿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或许正是今天我们记住他并纪念他的原因。

而我真正了解韩店、了解伏生，缘于2018年4月参加的首届中国伏生诗会。“带着诗歌，相聚禾和。”人间四月，芳菲嫣然，踏着春天的旋律，我与众文友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与伏生故里浓情相约。春意盎然，情景交融，诗意晕染的禾和湿地俨然成了禾和“诗地”。那天，我把自幼喜欢诗词的女儿也

带到现场，让她感受这样一份诗意的熏陶和文化的传承。女儿看到我手中拿的《伏生诗会获奖作品集》，不禁脱口而出“妈妈，我们学校就有伏生文化课，老师还带我们读《尚书》呢。”说着，她便虔诚地打开书册，投入地翻看获奖诗篇。

正如女儿所说，作为伏生故里，韩店镇中心小学专门开设了伏生文化课，让每一个孩子从小就读《尚书》，同时为了用伏生文化涵养韩店精神，镇上还建有伏生纪念馆、伏生文化园，通过书本与实景相结合的方式，让每一个孩子近距离了解伏生、学习伏生精神。在伏生文化由熏陶到追梦的过程中，女儿有幸登台参加了第四届中国伏生诗会中《禹贡》的诵读，而且她在第一届诗会现场翻看《伏生诗会获奖作品集》的画面也被抓拍而出现在诗会现场大屏幕上。这样的机缘让她更加坚定了那执着寻诗之梦的心，也让她对伏生精神有了更深的解读和感悟。

禾——“玉米秋成晒满场，长杨丛立守其旁”

公元1492年前后，哥伦布在美洲发现玉米，并带回欧洲。汉朝，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过张骞出使西域所设的河西四郡，向西北方向一路延伸，经地中海东海岸一直通向印度及欧洲，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最远的跨国重要贸易通道，商人们不仅将西域的胡萝卜、玉米等农作物传到中国，而且中国的丝绸及四大发明也陆续传到西域，丝绸之路成为促进亚欧交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纽带。

明代中期，在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一名葡萄牙商人正在出售一个外形像小宝塔、尾巴上下垂绒须、长度大概五六寸的东西，他介绍说这个东西叫玉蜀黍，也叫玉米，可食之，以充饥，籽粒可种植。一位中国商人听得入神，最终用养蚕技术换得了这个玉蜀黍。“玉蜀黍来到了中国，玉米来到了中国”，这消息瞬间像插了翅膀的小鸟一下就飞到了明世宗的耳朵里，他立刻召集文武百官准备迎接漂洋过海而来的玉米。庄严朝堂，万众期盼，只见那商人小心翼翼从怀中掏出一个布袋，解开束口绳子，恭恭敬敬拿出一个黄褐色的物件，轻轻地剥掉一层层外皮，最终露出犹如镶嵌着一颗颗黄色玛瑙的玉米，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引来一片惊叹声。

“玉米秋成晒满场，长杨丛立守其旁。”黄河流域地形平坦，土壤肥沃，适合农耕，而且黄河流域沿岸气候温暖湿润。丰收时节，我站在田间地头放眼望去，成片的玉米地里，玉米秆上那一个个脱去绿色外衣换上黄马褂的玉米就像一个个棒槌，头顶红缨，颗粒饱满；田野上，只见农民们脖子上挂一条毛巾，一边掰玉米，一边向前走，不时拿毛巾抹一把脸上的汗，地里除了玉米叶“哗哗”作响的声音和“啪啪”掰玉米的声音外，不时还传来几句邻里的对话，“他叔，今年苞米丰收，总算不发愁吃不饱肚子了！”“就是就是，今年收成好，俺家那俩半大小子能放开肚皮吃饭了”……远处刮来一阵风，给田地里劳作的农民送来凉爽的同时，似乎也要把这好消息带回村里。

关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窘迫，我都是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的。父亲兄妹八人，一家全靠爷爷奶奶在生产队挣工分维持生活，用父亲的话说“一家人吃玉米面窝头

能吃饱就不错了”。玉米面不富裕的时候，奶奶还会去生产队的地里捡些没人要的小地瓜回家蒸着吃。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慢慢推行起来，地里收成连年增加，白面馒头也开始成为奶奶家饭桌上的主要角色，而曾经在饥荒年月让广大劳苦大众能够活下来的玉米渐渐退出“主要口粮”的舞台。

我6岁那年，家里养了两头猪一头牛，每天早上父亲去学校上班前都会先铡一个玉米秸捆，备好牛一天的饲料。每次我跟在母亲身后去喂牛的时候，她总是一边向饲料里掺进些玉米面，一边跟我说“等牛长大卖了钱，明年给你交学费。”那时，每逢孩子们快要开学，邻里间拉呱的话题总会围绕“家里养的那头猪快出栏了，够给俩娃交学费了。”记得当时村里有个很幽默的大叔，他挂在嘴边的顺口溜就是“栏里的猪卖几头，就能知道自家娃上几年级。”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玉米也迎来了自己的“华丽转身”。那一年，西王福利油棉厂开启了玉米的“追梦之旅”，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开始走上增收致富路。人们开始从农田走向工厂，由农业转到工业，经济收入大大提高，开小车，住楼房，慢慢地过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说到“油”，作为曾经与玉米有不解之缘的农民，“玉米油”可是咱厨房的重头戏。“以科技创新，做健康好油”，作为全国玉米油生产龙头企业的西王集团和三星集团也在不断实现着玉米食用油生产技术的新突破，玉米油的健康好油已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如此，七彩纷呈的各种特色产业也在我脚下这片土地上呈现出来，耿家村二十亩“中华苔韭”长势喜人，村民们忙着收割、分拣、捆扎，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无公害韭菜、立体间作套种蔬菜、丰产林种植、植桑养蚕等特色种植养殖项目逐渐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村多品”的特色产业格局。我还看到，韩店镇德馨种植示范基地地里的首批鹅苗正在尽情享受散养的自由，放归自然，融入自然，奏响一曲林下生态养鹅的致富新乐章。

我们韩店镇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上个月，我济南的同学出差路过邹平时特意跑来韩店，让我带她去湿地转转，我们走到“山东手造·滨州精品”展销专区时，推门而入的她瞬间被颜师傅酱菜、赵家酒坊、文喜馍等非遗传承所震撼，竟然有些目不暇接，“济宁，没想到你这里变化这么大，与几年前直接天壤之别。”我说“非遗传承，手造魅力。下一站我带你到网红地打卡去，让你更真切地感受下韩店特色文化的独特魅力。”夏日烂漫，湿地如画，我们的笑声久久回荡其中。

和——“和善之美美于心，以文化人更爱人”

公元前152年前后，文景之治，西汉一派繁荣景象。落日余晖之中，湿地被罩上一层如梦如幻的雾气，如仙境一般，悠扬古琴声自芦苇丛中传来，青砖青瓦的八角亭里，一方石桌，一张古琴，衣袂飘飘的白衣男子正手抚琴弦，古琴声时而空灵似山谷幽兰，时而清脆如山涧泉鸣，宛转悠扬，余音袅袅，悠悠千古情怀，承载雅士风骨。抚琴者时而

仰头吟哦，时而低头沉思，时而看鱼翔浅底，时而观水鸟飞舞，此刻，他想告诉自己的老师伏生，刚刚创作的这首乐曲融合了《尚书》之精髓、《诗经》之韵律，可谓鸾凤和鸣之经典、太平盛世之华章。

汉文帝在位期间，躬修节俭，形成了一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社会环境。他听说伏生一生学《尚书》、护《尚书》、传《尚书》的坎坷经历后，深为感动，便派遣主管文化教育的太常掌故晁错前去跟随伏生学习，在伏生女儿羲娥的帮助下，伏生将毕生所学传授给了晁错，晁错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了下来，这便是今天的《今文尚书》。

想着想着，我的耳边又传来悠扬的二胡声，循声望去，在广场西南角的方向有两位大爷在拉二胡，待走近旁，从谈话中得知两位大爷是邻村的农民，住在健身广场旁边的禾和嘉苑小区，现在已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习惯早起来广场拉几段二胡，用他们的话说“年轻力壮时为了家庭奔波劳累；现在老了，有了充裕的时间重拾自己的爱好”。走出健身广场，路两边的蜀葵开得喜庆热闹，如夏日里灿烂的骄阳，向阳而生的蜀葵不仅仅是美丽的象征，更被喻为“忠心之花”，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中描写蜀葵是根植于中华大地彰显华夏文明深厚意蕴的文化载体。

一路花香健身忙，去往禾和湿地的路上，时不时看到有三五成群的跑步者，我不禁想到了一个词“行走的力量”。当晨跑成为一种无需任何目的而自然而然让自己参与其中，身心的平和、精神的洗涤都将会在晨光沐浴下悄然完成，相应而来的便是整个人精神面貌的改善和提升。我自去年9月到文化站工作后，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各村的文化活动，既为群众带去了文化享受，也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思想和文化素质，如今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强。

多少次走进禾和湿地，都如走进了喧嚣之外的世外桃源，道路两侧绿茵茵的草地，千娇百媚绽放的花儿，驻足桥上远眺，看碧



在这个夏季

——写给我的学生

孙艳玲

这个夏季，被一些事物盈满
阳光、拥抱、祝福、鲜花、闪光灯
还有43个稚嫩的名字
仿佛要生出羽翼、翕动翅膀

伴随着舒缓的音乐
大屏幕上满是你们的身影
你们的眉、眼和笑容
慢慢地，令我的双眼变得模糊

在这个视线模糊的夏季里，
我不再过问世事沧桑，
只愿同你们一起
逆着时间生长，留下记忆
葱茏着最美好的时光

在这个绿意腾腾的夏季
我要祝愿每一个你
心怀感恩之心，做好每一件事
我还要祝福可爱的你们
在未来，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换窗远望怡人风光

付希平

1979年，我22岁，在过了几年国企工人生活之后，我忽然产生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同我一道下乡的知青同学和朝夕相处的青年工友们，有的考上了中专大学，有的当上了脱产干部受到提拔重用，有的调往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环顾四周，眼看着身边的伙伴们纷纷奔向美好前程，我多少感觉有些失落。不仅如此，他们还反过来“诱惑”我：快点考大学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那一年春节的同学聚会。每年正月初三中午，我们十几个要好的同学总会聚到一块。那年做东的是过去车间的工友，他进步神速，刚刚到总公司机关任副科长，23岁又获得进一步提拔，在当时看来，是妥妥的青年才俊、成功人士。参加聚会的正是我的那些好朋友，大家关系依旧很铁、感情深厚，但是席间座次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过去一直是排位前三的我掉到了第八位，还好我不在乎，而接下来的聊天让我感到了不适与压力。几位“天之骄子”把大学校园的话题带到了饭局，弄得我不知所云；那些机关干部则是热衷谈论形势和政策，我听了亦感陌生；还有一位到报社工作的同学，谈起了国际局势，更是让我目瞪口呆。酒过三巡进入敬酒环节，在主陪指引下，十几个人相继敬酒，每人又是一套说辞，我退避三舍，主动推让，到最后才轮到我自己。我站起身，向朋友们宣布了一项或许是我此生最正确的决定：“我决定参加今年的高考，而且是理科。”说完，杯中酒一饮而尽，饭桌上先是短暂的沉默，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围绕着此事展开。

经过一番热烈议论，座中人普遍认为不能考理科，原因显而易见，我们这些中学时代没有系统扎实地学习，数理化基础太差，1979年应届高中生已经成长起来，竞争力不言而喻，不可与之争锋；而我们的中学时代，对于文科学习影响相对较小。“不！我一定要考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我态度坚决，信心满满。“你们不都是考的文科吗？我偏要考个理科看看！”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向要强的我决定剑走偏锋、换道超车。

决心已下，豪言既出，必须认真对待。我找齐了数理化高中课本，使劲“啃”起来，许多内容从来没见过，于是报了个高考培训班，白天上班，晚上听课。“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有点纳闷，自己中学时的数理化水平可以啊，一直是班级前三名，怎么现在学起来如此吃力？我开始相信同学们说的，我们这代人中学的水准太低了，也有点后悔，如果早一年复习就好了。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大话既出，岂有反悔之理？半年之后的结果不出意料，我落榜了。

高考落榜用什么词语形容呢？无非是“名落孙山、日落山河、榜上无名、暴跳龙门”，还有“心灰意冷、黯然神伤、愁眉不展、垂头丧气”，汉语词汇丰富，数不胜数。虽然经过社会磨练的我并没有那么落寞与伤感，但确实思想受到了巨大震动，我开始认真思考未来的人生。通过这次挫折，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对未来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接下来，我应该干什么？复读，明年继续考？虽然同学们建议我由理改文，明年再考，但是理智告诉我，这已经不太现实，明年应届高中生数量更多，水平更高，我若继续以业余对专业，不还是拿鸡蛋碰石头吗？不考，又该怎样呢？一直不服输的我一下子从山巅掉落下来，感到颜面尽失。

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评估自己，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落后了，不仅仅是落后于那些优秀的同学和朋友，更落后于那个时代。我想，人可以活得不够富、不潇洒，甚至可以不长寿，但是必须活得有尊严，尊严来自何处？如何才能使自己有尊严？关键在于提升人生价值。一番思考后，我决定开始自学，以文、史、哲为重点，辐射相关学科，并且适当兼顾本职工作。

决心一旦立下，绝对不能松懈，更不能放弃。这是一场“跨世纪”的马拉松，起点是高考落榜，终点是生命结束，目标是向那些博古通今、文理兼修、学贯中西的先哲看齐，力争达到同龄优秀人才中的中位水平，在知识不断增进的同时，工作取得进步，我发誓：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笃信“不怕慢，就怕站”，既然是马拉松，贵在坚持不懈、细水长流，而非

短促突击，更忌一暴十寒。我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在了读书上，同时注意利用“碎片化”时间，比如候车候机时、乘车乘机的路上、工作的间隙、与众人聊天时，经常看电视时手头也拿一本书，抬头看电视，低头读书，两不误。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设广播电视大学，我轻松考入汉语言文学专业（业余班）学习，为自学注入了力量，也种下了文学情结。在努力学习的同时，我坚持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两者互不打扰，做到相辅相成，几年下来，效果日渐显现，知识持续增长，工作不断进步。

从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时间，我实现了从一个普通车间工人到企业负责人的跨越式成长，超过了我当时所有的同事。那年我37岁，同学同事们耳闻目睹这个过程，既感到意外却又觉得实至名归，熟悉我的人大都认为，我工作的进步除了强烈的事业心、进取心和责任感之外，读书学习是最关键的推动力。

此后，我又相继参加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习、省委党校政治管理专业（研究生）学习。通过持续长时间的读书学习，我掌握的知识在不断增长，实现了量的积累与质的提高，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在某些学科领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就在两年前，我退出工作岗位，结束了长达48年的职业生涯。与此同时，我开始考虑自己的退休生活，反复对比之后，我选择了自己年轻时钟爱的“文学”，大半生忙于工作和事业，心中却始终藏着一个不变的“文学梦”，是到了该圆梦的时候了。我加入了作家协会，依然坚持阅读文学经典，努力学习文学创作，我要用几十年来养成的学习读书习惯以及积累下来的知识和阅历，续写更有意义的人生。

是啊，一次高考的失利，带给我的不是意志消沉，不是绝望透顶，反而让我知耻而后勇，能够更加清醒、理性地认识自己、规划未来，让我有毅力、有勇气成就后来这不一样的人生。